



全書

重訂

十一之十二

13
3561
6



朱長春評註
口便術本

門口 13
號 3561
卷 6

管子卷第十一

臨菑房玄齡註釋

唐

盧泉劉績增註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

羣。居以力相征。若野獸之處以羣。而居力彊者征於弱也。於是智者詐愚。

彊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力以禁

彊。虐而暴人止。智者即聖王也。為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人

分類子
卷 132(12)
遺稿

色亦是獲聖
入法將無為
皇王解嘲乎

沈鼎新評揚
出賞罰正為
及道者定趨

之邪師也而民師之師也是故道術德行出於賢人賢人知

術德行者也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則民反道矣道術既

不從義而順理理之極則無姦僻之事始見於人心則人無不道矣績按反覆還也言民有所趨向則反

道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人既及道故以

處其背理之違則為是非者自分矣是非既分故行賞罰以當其功過也績按處名物為是違名物為非

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上下既設人則生其貴

是故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貴賤成禮方乃為國君之

所以為君者賞罰以為君無賞罰則致賞則匱致罰

則虐罰而無節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

曾彥評給上
信下要衡賞

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人從教居治戰勝守固者也

居處既洽戰則勝守則固績按言明不致賞罰但夫

賞重則上不給也賞重則費用多故不給也罰虐則下不信也令

則人無所措手足故不信也是故明君節食飲弔傷之禮飲食謂

謂喪而物屬之者禮行則物親也是故厲之以八政八政

範之入政旌之以衣服衣服所以表貴賤也富之以國裏裏謂財貨

也藏貴之以王禁禁令行然後知則民親君可用也民

用則天下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則至君得名道不道

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掙而復下其勢固

朱長春評水
波而上二語

管子 卷十一 二

濟亂則百姓悅言施恩厚舍罪罰二者優厚雖非選用法猶能濟亂故百姓悅之也

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姦偽止達遂要淫佚別男女則通

亂隔要謂遮止之也言能止淫佚別男女則雖先通亂令能隔阂也貴賤有義倫等

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心

隱謂伏而不行此五者興德匡過存國定民之道也夫君人

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也國之所民所君

也民者已之所君有國君民而使民所惡制之此一過也言

惡君之制已此亦君之過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三務謂春夏秋

務農人不務三則餓餓成變故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

朱卷和評五者正以防微去卷

孔穎達評沐日浴月百寶生

君人者二過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

其官遺其事穆君之色穆猶悅也從其欲阿而勝之阿曲也

言令色委曲從君至於動也剛斬以勝之其終或至於篡殺故曰阿而勝之也此臣人之大

罪也君有過而不改謂之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

君為倒君臣為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

有道之君者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其羣臣羣

臣盡智竭力以殺其上謂給上之役也四守者得則治易則

亂故不可不明設而守固明設上四法固而守之昔者聖王本

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違非索辯

沈氏新評上下相為用方無倒亂之病

以根之。謂有違非必尋索分辯得其根而止之也。然則躁作姦邪偽詐之

人不敢試也。不敢為非以嘗君。此禮正民之道也。制禮者用此道以正

也。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

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襲入也。謂狡婦妖蠱人主遂行請謁所請

既從外資游說。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為

之驅也。所驅役之人前得貴寵今忽淪賤然賤者必思貴常伺君以興福故謂之伏寇也。明

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便僻者不能諂君以得刑

罰亟近也。既不能得君意故曰不能食其意也。大臣不能侵其勢。不能侵君之勢

趙用賢評言刑罰數加於

楊慎評沈疑上下而收民事

程敏政評狡婦前貴二種八家易惑溺

趙用賢評言刑罰數加於

近侍故使辟不能食其意

比黨者必誅之故大臣不能侵其勢

沈鼎新評緩急出其手則

比黨者誅明也。君明故比黨者誅之。為人君者能遠讒諂誹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行食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姦

厚國存身之道也。為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

人。中央之人謂君之左右也。左右與君和之也。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

參。左右之人在臣主之間參會其事者也。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

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君雖日急左右行之乃為急故能以急為緩緩可以惠民。君雖日急左右行之乃為取威也。以急為緩緩可以惠民。君雖日急左右行之乃為

惠遷於下則為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

沈鼎新評緩急出其手則太阿倒持視執本勢要法之朝何如

肖而可威。實賢謂之不肖實不肖謂黨於下。春通能

矣。易之是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為勞

於下。用人財力上以陷主即於下以為兼上下以環

其私。上則擅君之柄下則用人材力上爵制而不可

加則為人上者危矣。勢既凌君故爵制不能加也續

也。制謂前財力之貢而有定制也中人既皆用上

矣。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則是侵君

之賞。奪君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

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假說妖要之言以惑鬱令而

朱長春評先其君四者總屬中央之人

岳正評曰者曰幽君之弱味極矣

不出者幽其君者也。鬱塞也君之令而不四者一作

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神聖者王。仁

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

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質主也。能通於天道人情

言臣主數。因此通而立也。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

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言初始謀慮而憂患者乃行

也。謂君是以為人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

君臣上下之分素則禮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人謂

百姓勞其身。以力役明。謂臣勤力役用以刑役心。

趙定宇評始於慮不與其事即下患而不勞也親其事不規其道即下勞而不患也揚慎評下隨

上心以為刑是謂以刑殺心

也。君則役心以由法制也。續按以人役上。自君臣言。以力役明自等類言。以刑役心。自一身言。刑作形下。同。此物之理也。心道進退。心則度量可。不故進退也。而刑道滔起。

滔謂充也。起謂逸巡曲也。設法有。當不故有合成也。起區言切走也。進退者主制。君心

所以主滔起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君臣之道。為制令。主得制者。

其事必有方有圓也。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不滯必運而無礙。通者必暢。故和之也。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有常故執而不舍。則固固而不。君以信和。臣以節信。守節則上。妄則信也。

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

止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戒慎之心。成形於內。則容貌

劉勰評戒心動外語名藻

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必正然。後德明。知得諸已。知

得諸民。從其理也。於已既不失。於人必不。妄如此者。從理故也。知失諸民

退而修諸已。反其本也。有失於人。必修已。自責如此者。及其本也。所求於

已者多。故德行立。求已多者。必進德。修業。故德行立也。所求於人者少。

故民輕給之。求人者少。必薄賦。故君人者上注。臣人

沈鼎新評上注天下注地故能據法而國振

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上注。謂注意於上天。故紀要天時。務全人

力。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下注。謂注意於下地。故也。發興地利。足於財用也。故能節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用

輔佐皆得其宜。明君之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

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明君在上。忠臣佐之。

則齊民以政刑。率於衣食之利。君明臣忠。則國理。國

以養其形。而率繫於衣食之利也。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塞。止也。易

春通。上束於國之政刑。下率於已衣食之利。循法樂生。而無携心。故愿而愚。君子食於道。

小人食於力。分民食道力不同。故日分民也。威無勢也。無所立。必

勢。然後有所立。事無為也。無所生。必有為。然後有所生。若此。則國平而

姦省矣。君子小人既食於道力。邪惡之人復無所立。生故國平而姦省。君子食於道。

則義審而禮明。義不審則無所食也。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

朱養純評易
使易塞正見
法利處

姚樞評食道
食力各有所

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春通。大國三軍。次二

軍者。挾兵易。亂。常多幸心。則上無危矣。國既明禮義。倫等不踰。雖

不。敢有。幸。亂。心。齊民食於力。則作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

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草木

時。然。後。生。故民迂則流之。人太迂。曲不。行。則流通之。民流通則迂之。人

流。蕩。則。迂。屈。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

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

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民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

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謂備具。而或體。頃時而

黃震評正
正官五官所
以成體

王不難矣。四肢六道身之體也。謂上有四股下有二
 也。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四正謂君臣父子五四肢不
 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
 君聘妻於異姓設為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
 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
 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宮中之事而諸
 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圍姦昭公威
 私也。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明立正嫡設其貴寵
不傷義也。禮私愛驩勢不並倫。嫡子者所以傳重也。故禮
義也。禮私愛驩勢不並倫。許私愛雖驩之超異可也。

逐子而錫
義故禮極隆
而不取並適
二語世尊而
亦事適子也

餘子之勢終不爵位雖尊禮無不行。言嫡子爵位雖
 得與之並倫也。選為都佼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
 威也。所立之嫡必選其都雅佼好者又以美衣服
覆冒之章表旌幟旌異之凡此皆所以重嫡子
 之威也。然則兄弟無間郊讒人不敢作矣。嫡威重則兄
弟和故讒人
 無所作其讒矣。故其立相也陳功而加以德論勞而昭之
 以法參伍相德而周舉之尊勢而明信之。其謂國相
兼勞法獲美於此四者參驗伍偶相與俱得其
事既周然後舉周之既用之尊勢而明信之也。是以
 下之人無諫死之諛。君明相賢必從說如而聚立者
 無鬱怨之心。聚立謂天下會同也各得其所故無怨
望也。春通聚立立朝之羣臣鬱怨生於

選任之不當而如此則國平而民無慝矣慝者惡也其

選賢遂材也舉德以就列不類無德舉有德者以就列位不以無德

沈繼堉評舉

之人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奔勞不以傷年有德者超於上列使在有功勞者之前故曰有德掩勞苟有德雖年未至而亦將用之不以年少為之傷也春

類為詳舉

通傷年如聖如此則上無困而民不幸生矣有功能書之循資

之故人不以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亾者二內有

苟生為幸也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

朱養和評無別故四亂生

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眾亂也四者無別

無別謂妻妾嫡庶等不分主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

別也四者即上四亂也

其私則失族矣國亡則宗族隨國之幾臣春通幾臣

操機術陰與敵約謀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為國之機

要結其所謀者閉而不泄以此相待失族於內失援

於外此二亾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春通

相以直道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宮中之亂有兄弟

聽國事也中民謂百吏之屬也有小人

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中民謂百吏之屬也有小人

亂五者一作則為人上者危矣宮中亂曰如紛言積

然所以亂春通並后多寵而羣妬桓之兄弟亂曰黨

如夫五人五公子晉之里荀狐趙呂郤各稱述其已德之長

偏黨偏則疆弱大臣亂曰稱述而不相讓則亂也春

張衡評此數亂切中膏肓

揚悅評失族失援不立向

管子

卷十一

通後世所云稱頌大臣功德莽操之於中民亂曰讐
 漢春秋田氏之於齊晏子云式歌且舞中民亂曰讐
 諄謂以智詐讐小民亂曰財賈財賈稅重則財賈生薄
 財不供則禮讐諄生慢不重淳質而智詐稱述黨偏
 義息故薄也此三者或生篡君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
 如紛生變此三者或生篡君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
 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黨數
 之變息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順用
 故內定農則國豐矣二者各稱其所審天時天時各物地生
 也農則國豐矣順故國豐也審天時天時各物地生
 以輯民力緇務勸農功勸農功以職其無事無事
 令得戰也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有所徵發必
 考其定數以命之也

李泌評象風 語殊鮮具

按初當作功

下十伍以徵既得其定數下其近其罪伏春通罪伏
 文以固其意日期既近尚有不供者則加之鄉樹之
 師以遂其學每鄉必立之官之以其能及年而舉則
 士反行矣舉而有材能者則授之以官既有年矣則
 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衆風春通風行草偃
 所以稽風衆也吏若任以社稷之任既稱其德又度
 政易飾民風難變不可不知矣既知其能順而考之或使之益衆以若
 立風化其初能尤高者或授之以社稷之任者也
 此則士反於情矣有能必任之以職

朱長春評是先秦荀韓間一篇長議論
 文字管子大都宜精言以刻新為奇

管子 卷十一
小稱第三十二
稱舉也。小舉其過。則當權而改之。

短語六

張榜評始
乎其觀也
奕乎其舉也
津津乎其液
也。雖乎其
鮮且躍也。現
辭也哉。小稱
乎。
趙用賢評以
為不善。句言
人之觀我。甚
明。豈可逃遁
以為不善。
楊慎評以俊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已。知也。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丹青與珠。各有可用之性。故雖在山泉而藏。是以我人猶知而取之。况在於人懷善而不知乎。有過為而民毋過命。我身有過為。人必知而名之。毋有過而妄命者也。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有過必知。故以為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人既毀譽。則已之善惡審矣。故不復問家。問家則左右佞媚者。善掩其過。而飾

口出警語

張榜評上佳
嶄然下起
然却如正接

楊慎評與陰
符機在目同
秀發帶氣充
察筋動若春
流。又曰清濁
同化似回聖
之伎順

沈鼎新評同
託而美惡異

其非也。春通鼓鐘聲聞。故先王畏民。民之毀譽必當。但問外聲。不問宮鼓。操名從人。無不彊也。謂君自行善持名。操名去人。無不弱也。君既行惡。即是持名。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皆持其名而去。於人則弃其地。故先王畏民。在於身者。孰為利。而氣與目為利。氣也者。所以生全其形。目也者。所以獨通。氣者。神之選。目者。神之舍。氣與氣交通。目與目交。視。同邪曲。直善惡之分。各以類相見也。故曰氣一動。志。眸子。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遂。聖人之聖。不掩。託而行善。則譽滿天。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下。故人重而名遂也。

管子

卷十一

十二

安能名遂

楊慎評若認
定此語喻聖
之外被則理
解耳所謂雖
愛而猶難西
施尚不可暴
况惡面乎文
意甚妙解外
則得

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我。託。可。惡。我雖託氣濁而不神所行皆可惡用

此招來美名其可得乎。續按別本註。聖人託之而行善。故可好。我託之所行皆可惡。又安能美名招來乎。

愛。且。不。能。為。我。能。也。託氣既濁雖令人愛。猶不得美名。况於惡之乎。毛嫱西

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嫱西雖美

而面有怨氣亦不能為可好。喻聖人外見其惡亦不得美名。我且惡面而盛怨氣

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皆以惡事充。

以。求。美。名。又。可。得。乎。喻人君既內無聖德外皆行惡必無美之名也。甚矣百

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惡人不善更有餘忌。是以長者斷之短

者。續。之。滿。者。溢。之。虛。者。實。之。溢虛也。長滿者人所忌故或斷之或虛之。短虛

者人之所好。故或續之。或實之也。所謂無過不及也。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

罪也。成湯罪已。故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故罪人罪之。故

稱身之過者彊也。稱身之過。即治身之節者。惠也。懷

之人。然後理。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不以不善之事

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

過而反之身。則身懼。過反於身。則有善而歸之。民則

民喜。民得善。往喜。民善往。則來懼。身過來則此明王

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

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

梅士亨評不
善不歸人更
難然惟仁故
能彊惠

張嶠評有來
懼方有往喜

沈鼎新評
然入喻卿雲
爛方紅纒纒

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

耳人以惡聲懼已耳聞而感則心不敢念非懼氣以感目人以惡氣懼已日見而感則身

不敢造惡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

擣故繩可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

父有以感轡筴故邀獸可及遠道可致彀謂射質接皮者也感謂

深得其妙有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

應於心者也既感字妙絕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既盡也天下所

內外盡善感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

相逆也逆迎也謂用此恭遜等以相迎接也則不失於人矣遜以接人有何失乎

嘗試多怨爭利相為不遜則不得其身苟為不遜身尚不得况於

乎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

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直用恭遜敬愛足以理天下更不須益小以

治一人而不損也雖復一身用恭遜敬愛理之纔可足耳亦不須損也嘗試往

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為

治亂有恭遜敬愛則理無之則亂也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恭遜

則榮去身則辱也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

化而使之愛夷貉之人殘戾凶暴苟以恭遜敬愛化之可使生愛審去之身雖

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父母兄弟恩情結固苟無恭遜敬愛化之可令生惡

孔穎達評語
自拾遺

朱長春評有病以下又擬拾傳益定非一篇
張榜評此謂管子之言也此後後人追叙也然前後亦有微脈可思
梅士亭評管子嘗遊開方於衛至死乃勸桓公遠之

故之身者使之愛惡之是也同是此身有恭名者使
之榮辱同是此身之名有恭遜敬愛則榮無之則辱也此其變名物也如天
如地言恭敬遜愛可以變化愛惡榮辱故先王曰道
道者貴作變化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
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
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謁謂有所告之也雖然
君猶不能行也恐其不從故以此言抑之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
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
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

蓋御得其道天下狙詐滅作使世不患有開方患無
管子耳至於易牙豎刁堂愈益惡而無所用之燕士也
柯濟評唯詐不能久故貴拙誠

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
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
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官而妬豎刁自刑而
為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
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
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務時為事久必發揚之也蓋虛
不長覆蓋虛妄不得長掩謂上三士皆務為蓋虛者其姦情終當彰露也春通務為矯意勉務其所
為非其質矣外以務為內以蓋虛自古大奸小人其
之尤未有不由此塗亦未有不死見本性者也其
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其所行之行所長之性其至於死必將改復本情未有能

管子

卷十一

十五

劉宗評畢竟
冷語四民

終為意也。言三士之忠，皆偽忠耳。必將復其不忠。春
演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失而反其真也。其生不長。其
死必不終。偽而露其真也。及者情久極而歸。性露者
性久。蓋而歸情。性與情同出而異實。天人交操。其
我生之天為先。我行之天為後。先常不離人。後常欲
去人。一失一偽。一反一露天之乘人而出。入機也。唯
至聖極惡無出入其中。則齊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
操之香履。漢武之輪臺。不如。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
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苛，煩躁也。既
逐之。而公有煩苛之病。起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
兵妄征伐。無使齊乏也。
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差聖人固
有悖乎。四子既逐而有四乃復四子者，處。暮年四子
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置公一室之中而有一婦人

郭二城評桓
公自伊戚

黃震評不謹
微杜漸以至
此

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
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
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既有兵難，故國之道塗
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古者羣居二十五家，
書於策，謂用此七百食將不得矣。則其置社，謂以社數
之書社降下於衛矣。日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言其所死者無知，則已
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幘以裹
首而絕。幘，所以死，十一日蟲出於戶。覆軀也。乃知桓公之死
也。葬以楊門之扇。謂用門扇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

管子

卷十一

十六

沈氏新評又引鮑叔語見公不能用

張榜評餘情嫻嫻

日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武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為寡人壽乎奉尊者酒祝令增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昔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朱長春評奇造精刻管子善本行也如是佳不則累想亦如是真不則賈此小稱三舉管子曰其有意乎為言也指遠文深人備錯道都非法家之論修治兩可服之第曰短語其體可短不可修可小稱不可大義

梅士亭評此篇言君有過貴自稱而自治之自稱則無覆慝自治則無宿愆然其作始也必簡其將畢也必巨故明王懼聲以感耳懼氣以感目謹其微也桓公悅四諛臣而不能終遠可謂不能謹微者矣故露尸出蟲為天下笑有如鮑叔牙之以能其直事爭於君前也何念之不謹也此叙書者之意也

四稱第三十三

謂稱有道之君無道之君有道之臣無道之臣以戒桓公

短語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惛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

朱長春評元棟比伊書中劣品

辱令言已能不皆盡之於君無所隱藏桓公又問曰

仲父寡人幼弱悛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

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鑿焉管子對曰夷吾

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

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先故之臣謂

也今以忠誠收聚而固其武臣宜用其力聖人在前

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形正明察四時不貸

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

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

樹士享許論
有道無道君
臣意皆周匝
而語詞莊聯
文章文是
變

孔穎達評思
到無道及規
憂危

鄰國以幣帛來聘當取之以懷來有德其此亦可謂

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

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

吾亦鑿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

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為言君既美好宜通官又合於

須聞於惡事乎以此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繡緣繡吾

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

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管子

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

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舍止也謂止讒賊於其旁與之近也有

家不治借人為圖言自不能理其政令不善墨墨若

夜言其昏闇之甚也辟若野獸無所朝處野獸各恣意為生不相統屬故無朝

不修天道不鑿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狂狂在惑者失其性

惡也不分善衆所怨詛詛祝也希不滅亡進其諛優繁其鐘

鼓流於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殺其婦女唯與婦女為教

從也獠獵畢弋暴遇諸父其所按遇諸父惟以凶暴馳騁無度戲樂

笑語式政既輕刑罰則烈言其法式之政既已輕曲至於刑罰惟益酷烈內

削其民以為攻伐及以削生為伐功也辟猶漏釜豈能無竭釜漏

朱養純評鋪列淫暴昏侈之習乳賣歸滴滲丹井復家六語語轉前

則江海不能滿故必有竭也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

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

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

以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

委質為臣不賓事左右賓敬也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

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良臣皆私其所有必能於國家及其發又普徧之也

之能續按別本註盡已發揮於政事循其祖德辨其順逆推育賢人讒

慝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

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

張嶠評又問臣極周暢

會彥評賢去讒是六旨

葉水心評有
憂臣服之千
占一德之誼

張悽評假寵
語已盡其情

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為

拂遠君為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

慈一作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

若有憂則臣服之服行也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

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

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

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為臣賓

事左右執說以進不斬亡已執佞說以進於君專固寵位無求去也遂

進不退所謂知進而不知退假寵鬻貴假因也因君之寵必能鬻其貴尊其貨

賄卑其爵位未必能貴其爵位進曰輔之退曰不可

進於君則言已能為輔退而私議則曰君不可輔以敗其君皆曰非我

不肖故君有敗乃更推過於君云此非我不仁羣處以攻賢者小人所忌者君子故

其羣處常有陪賢之見見賢若貨其見賢人無敬恭之心反欲規利若求貨然見賤

若過其見賤人無矜恤之心貪於貨賄競於酒食不

與善人唯其所事人有曲而事已與之交也倨敖不恭不友善士

讒賊與鬪不彌人爭其人見爭則忿令鬪無窮縫之心唯趣人詔有

制命不問可不則向而順之其接諛詔一本作訟湛面於酒行義不從從順也

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為令迷或其君生奪之政

朱養和評說
善類之臣難
一變而

沈氏新評各
奉其身一語
刺心酸鼻

管子卷第十一終
生猶奪政。况保貴寵矜。懼寵而矜誇者。則保依而貴。於死後乎。重春通擅國。蠱君上以生奪。政柄下以遷損善士。善士則遷改。而損棄之。捕援貨人。其所捕引者。唯財入。則乘等出。則黨駢。其貨賄之人。與之同貨之人。唯財入。則乘等出。則黨駢。國則同乘而等。至其出也。又用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為君。君若有過。各奉其身。奉身自潔。推過於君也。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桓公曰善哉。

正言第三十四 闕

短語八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

管子卷第十一終

管子卷第十二

唐 臨苗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參評

蘆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元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後靡第三十五 簡不可讀 短語九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天地四時既無其

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古淳而今澆。古質而可與政其

誅。言今雖不同古。可為倍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

道非獨出人也。倍帝倍也。言二帝之時比屋可封。美俱在下。其能若此亦言非有出人之

朱長春評逐
管生枝剪段
雖珍瑣聖玉
藝金豆耳文
不論奇正大
雅則大小巧
則小
張榜評奇語

管子卷第十一 卷十二

迭出

張嶠評校鹿

道修古而

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

山無草木已混同也

也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

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食故

天下平有時

牛馬之牧不相及

各自足則

人民之俗

不相知

人至老死不相往來故不相知

不出百里而來足

行者不出百里而來

者所求故鄉而不理靜也

雖立公卿不理其事以人語故

其獄一蹄

罪一蹄履而當死

諸侯犯罪者令著一雙履以耻之可以當死刑續按蹄音奇物體不

具也

春通一蹄罪一蹄履承象形之化也曷加于諸侯大夫不上諸侯安可施刑刑則貶削六師耳已

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

非人性也敝也

今周公謂時所用法也稽考也罪滿而斷則從而考之首滿其罪者亦從

趙用賢評一足有履一足無履以耻辱可以當死也今周公之刑法雖詳有斷

指之罪斷首之罪斷足之罪

罪竟滿于獄使不致狂法

雖善而民猶不服蓋謂古

人法簡而治今人法詳不

治也

趙用賢評大

也博夜後夜也謂長不明

也所以甚言今人之昏昧

而考之應斷足所罪滿者又從而考之凡此欲以為慎審也罪定者死之然人尚不服其罪豈人性之然乎時爽

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未作而民興之故也

載生也今地利既重人之生殖穀物君則從而毀奪弊盡之所以養有不足人既惰於本業故競起而事未

作是以下名而上實也謂下但有農作之名不得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

大昏也博夜也夜謂暗昧之行也令人主至於大昏者則以博為夜事故也春演昏昧也

夜息也上真之世大含明以上晦廣靜晏以下息晦上何滿稽之庸息下何毀敝之不足經曰俗人昭昭

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此大昏博夜出於道家之

說也其浩堯之世混吾之美之象平是以易用晦而明君北極而嚮明萬物負陰而抱陽君子闇然而日

管子

卷十二

三

沈與新評重
後靡亦權詭
之術

朱長春評禮
樂府故上用
幣而珠玉敬
事業賤故衆
力農而粟米
賤賤事業乃

管子

章所以至道之極昏默而平日之存夜氣也故曰省
本而游樂昏夜本也亥子之交天地一元之復爰歷
萬古之祖乎是除昏無且問曰興時化若何興也其
除夜無日猶除日無歲

理若莫善於侈靡侈靡謂珠玉之用也管子以為珠
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時其

貴之君若不重則強者守之以招人賤有實敬無用
故度時興化莫若重珠玉以為侈靡

則人可刑也有實謂穀帛可貴而賤之無用謂珠玉
可賤而敬之若此則人之賢不肖可刑

也春通刑法也侈乃上之務儉是下之本秉尊者得
博奉以侈無用處卑者取勤本以豐有實上隆下尚

上隆以化下尚以儲此所為人法也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

如賤事業本之始也言粟常人賤之賢者貴之如常
人之敬珠玉末業常人貴之賢

人賤之今則賢者之好禮樂如常人貴末業若此者
可謂務本之始春演貴五穀而賤珠玉明君之德所

事未作之反

自秉以風儉乎以易世而鈞化則無若反之使上貴

玉而下賤穀穀而如珠民大誦矣國亦無利焉故輕

重國軌諸篇皆以幣調穀操上重以衡下輕故曰穀

賈則萬物賤穀賤則萬物貴人君御穀物之相勝而

操事於不平故託用於其重以三幣守財物御民事

而平天下然則輕重所以衡流而調其用也侈靡所

以導源而握其本也以上侈靡易下儉實而後軌可

得而設也故天子至百姓所藏物不同所貴賤相乘

法使反上下交貴賤而用侈之為儉之也珠者陰之

此化術也君失術而強豪術盜之則國困珠者陰之
陽也故勝火珠生于水而有光鑿故為陰
玉者陰之
陰也故勝水玉生于山而藏於山故為陰
其化如神

言珠玉能致水火故曰如神也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大夫畜

狗馬百姓藏布帛不然則強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

程敏政評四
藏皆以為穀
用

管子

卷十二

三

梅士亭評曲
畫善教之妙

賤所貴而貴所賤。粟米可貴而賤之。不然鰥寡獨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君不貴而藏之則利積於強智。雖務鰥寡獨老無所與之。今藏之者所以賑貧乏。故為均之始。春通四藏皆國蓄。以待穀之貴賤而權之者無藏。則人強智道籠矣。則粟未反貴。珠玉反賤。賤貴相反。百姓救生不給。又安四窮得與五穀之分乎。故敬無用而賤有實。上侈而下殷。則百姓勤於本而贍於養。義於分無告有給。天下蕩平。此大同之化。均之始也。謂始於與時易化。上下以不同為同。操不均成均也。此結語總結一段。不政是承結上句。古文有此奇格。後世不能亦不知。與教孰急。政者立法以齊物。教者訓誘以感心。用二者何先也。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標。高舉貌。秋雲悽慘。有愁悴之容。高置目遠。能生人之悲心。喻教者憂人之不令。見其威容。人亦為

揚慎評解即
及人之體在
雲下自知謂
靜威養也慈
父救過而和
子之怨及生
矣文游而思
又游流水之
蕩也豈有不
歸者哉此人
所自生者而
往也教之入
人心若然非
曰真有諱靜
又曰人所真
生而往是教
之始也
楊慎評備身

之傷。諄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鵬然若諄之靜。油潤貌。鵬然和順貌。夏雲之起。油然含閏。將降其澤。及人之體。去除熱氣而和順。雖有諄躁之人。亦皆恬靜。喻教者灑之。溫辭。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若秋雲之動人意。人意既動。則自怨而使人思之。人思之。則從教若流水也。使人思之。人所生往。春通四若四人分喻四教。秋雲夏雲。諄靜流水。水嚴以肅之。和以煦之。靜則意動而怨。流則思生。教之始也。身必備之。教者若夏雲之順適。故其生其善心。教人之始。必備此二者。然後可也。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句。不肖者化焉。教者既若秋雲。始見而哀憐之。又若夏無不化焉。春通以言教格。以身教從。上者下之表也。禹立三年。而百姓盡仁。身備之也。士有百行。于已難

卷十二
四

是一日使賢
是又一日以
身見若秋雲
以賢見文若
神山光武對
子陵曰不可
相助為理乎
雖不受使而
人已至今見
桐江詞矣
楊真評今夫
政一讀教之
身備是則之
顯而若夫成
形之徵者也
政則少此必
能使人

全。教人未有不備。備而一關於身。此關不行矣。故貴
備焉。備身如坊表。昭揭而行。天下儀之。若皎然秋雲
在空。人見而化矣。雲至秋而昊。天高氣清。人所喜
也。人至賢而簡。視身律物。而肖所治也。斯其比矣。敬
而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既從聖化。人則敬
尊備其君。若樊落神山。設祭而祈福者也。春通敬待
愛使。屬賢者。夫祭神所以威民也。尊賢所以勸民也。
故曰樊神山祭。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
不化。賢與不肖。皆教而使。今夫政。則少。則。即皆從教。
犯。故於為政。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
少用為則也。欲成太平之形。以知其徵驗者。全能去則而使人。斯
太平之元兆也。春演則法也。教以身備所則也。非為
則者也。故儀行祝化。不使而眾。則政陳常。樹軌設一
切以示人。則究其身于為。所則少矣。是教曰內心之

朱養純評見
威不可弛

徵而政曰外形之徵也。人之從上。以象德。不以象形。
上之化人。以冥神。不以徵貌。故用回心。不用革面。用
耻格。不用苟免。其所使備。而神斯為使。衆而諭耳。中
主之憲。未嘗不肅。不如賢主之無憲。而肅為則多。而
取則少。辟不辟之謂也。天下人心。寂神能知吾。神
又能知吾之不神。唯無不神。為全神。全已之。其通
人之神。故曰若樊神山。用貧與富。何如而。之中道
祭。祭不言而則者也。日甚富。不可使。甚貧。不知恥。故不知恥也。
水平。而不流。無源則竭。平而不流。謂水也。雲平。而
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遯已。平雲少雨。又無委雲。以助
下有。政平。而無威。則不行。威以為本也。愛而無親。則
比。例。其愛流漫。賢智不盡力。親左有用。無用則。句之

朱養純評見
親不可碎

朱長春評天
地之理陰陽
生殺而已尊
之是為德威
惟威生殺天
之威靈刑賞
皆囊而藏之

管子

卷十二

若相為有北怨。雖曰當有所視。而用親之。以僻左。則中此。但為怨北。而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已。親之無益也。

或復上得短。而下持長。其役用之。不以度。如此者。或能懷怨。以敗國。故曰危本不稱也。春通田。常子罕之擅刑。施上無度。以制而下長。為用。終以危君篡國。而此上短下長。危本不稱也。兩承無威。無親。二者。而祀譚次祖。犯詛淪盟。傷言。譚。延也。國敗絕祀之事。延

言之。敬祖。彌尊始也。祖。彌人。齊約之信。論行也。詛。盟罪。敬祖。彌尊始也。祖。彌人。齊約之信。論行也。詛。盟

整齊。要束之信。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天地以秋。生殺而已。尊。震電。耀為威。為政者。所薄德之君。之府囊也。論行。論之威靈。刑賞。皆囊而藏之。故有敗亡之禍。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

君之威權

政行也可以王乎。

必因王事之成形。論考於人事。此為政所行也。遵而勿失。故可以王。

也。春演盟。必質於大神。要於先祖。而後詛言。君政不靖。國秉倒持。于是危本。而託齊盟。然而無益也。犯者

渝者。傷者。接至矣。不知神以國為依。盟以行為信。兩者輔政之用。非握政之本。君自弛威。而假神威。命與

幾何。其必法天地刑德之理。以論威乎。不潰不苛。如雷。霆尊。如四時信。上司無刑之政。為契而下。卷矣。此

惟威惟明。盛德皇極之協也。非論於薄德之因形者也。然則教神也。政亦神也。在無際有際之微。而非化

用形用之。判資教以入人。則賢鑄天下之不肖。資政以律人。則威嚴羣下之不逞。德引於先。刑隨於後。故

政大行。而請問用之。若何。問用政。必辨於天地之道。王可成也。請問用之。若何。問用政。必辨於天地之道。

然後功名可以殖。天地有尊卑。恩威之序。故辯於地

利而民可富。通於侈靡而士可威。威親也。貴珠玉以賞士。故士可親也。

孔穎達評有
序有恩。確威
之門

管子

卷十二

六

楊慎評君以政為年以政

自壽即以壽

命不中道天也莊

于日可以盡年

禮義生于宮

君親自好事謂好為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仁以好任

以使民人君壽以政年君所以壽考由為政以順年

命不中道天也莊君所以壽考由為政以順年

于日可以盡年君所以壽考由為政以順年

禮義生于宮禮義生于宮

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

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

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

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

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

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

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

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

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

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

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

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

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

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

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

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

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

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

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

曾子壽壽

姚樞評不有

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仁以好任

君親自好事謂好為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仁以好任

君親自好事謂好為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仁以好任

君親自好事謂好為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仁以好任

君親自好事謂好為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仁以好任

君親自好事謂好為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仁以好任

君親自好事謂好為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仁以好任

君親自好事謂好為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仁以好任

君親自好事謂好為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仁以好任

君親自好事謂好為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仁以好任

君親自好事謂好為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仁以好任

君親自好事謂好為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仁以好任

君親自好事謂好為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仁以好任

君親自好事謂好為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仁以好任

君親自好事謂好為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仁以好任

君親自好事謂好為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仁以好任

君親自好事謂好為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仁以好任

君親自好事謂好為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仁以好任

君親自好事謂好為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仁以好任

君親自好事謂好為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仁以好任

君親自好事謂好為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仁以好任

君親自好事謂好為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仁以好任

君親自好事謂好為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仁以好任

君親自好事謂好為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仁以好任

管子

卷之二

七

衰必先而奪人故用人行政忽而變以吾之變勝其

所不變而後能加之如兩驅齊駕加鞭者超之矣故

趙方盛而楚莊反駭孫叔勝變而足以成名華變舊

名承弊而民勸之承先代之弊而成能名故民勸勉

起衰故上得幹蠱之慈種而民富應言待

感與物俱長應物而後言待感而後動所謂故日月

之明所謂與日月齊其明春通應風雨而種風時雨

君禮不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斯民之良也君人者德

出故物有生莫能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不

也不有上事而欲類合天地非天子之事天子配天

趙用賢評德
化可以服人
則必死于化
矣
朱長春評弊
計也計國者
以家君操因
重而行之極
計家起化而
下之通于流
水是君有招
來之術長來

者政。民變而不能變，是稅之稅傳革。稅，柱也。革，皮也。亦外革而內不革也。今人變而君不能變，故取喻焉。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可革而不革，則人有民死信。故死在信也。諸侯死化，變通之以盡利，不化則利竭，故死在信也。春通革，主必革而變之，可服。故上與下，請問諸侯之化弊。弊，謂不同道，民死於信，侯死於化。請問諸侯之化弊。而無弊也者，家也。言國之弊，則家也。皆以因人之所益者，弊也者，家也。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非人所重，則當革也。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君長來，君上。用金玉為幣，故用功力。好戰，故來獵。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君上，用金玉為幣，故用功力。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有田宅，然後可以充甲兵之賦。

之也

葉水心評足
欲贍願正行
民所重

趙用賢評卯
雞鳥之卵卵

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也。後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則能用之耳。君之於人，必足欲贍願，然後可用也。春通，行民之所重一句，應上衣皮。以下民窮草食如獸也。衣食之輕，不足民生，而用其重于死，不得矣。故道主於後，靡以通民化，財故必輕重之本，指要歸成化，而富不侈。今使衣皮而冠角，貧力本，則反干上古，不童不弊矣。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言士既乏於衣食，則君之不能用也。傷心者，不可以致功。謂富者奢靡而有餘，貧者窘悴而不足，則傷心矣。傷心則無聊而苟且，故不能致功。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謂富者先奏至樂及食至味，而罷之，績按罷至樂，謂耳倦也。而雕卵，然後淪。以灼之，雕，棹也。力道，然後爨之，富也。

絲作

而雕卵

然後淪

以灼之

雕棹

然後爨之

富

必離飾文藝
而後淪以食
之薪必離球
而后以炊也

朱長春評畜
化為句用字
屬下徒以以
下六者予奪
使較之變化
也富徒以驟
祿貧士伏父
擊錄用罪餘
予虛爵貴其
休貌而無任

者所為也。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魏丹穴而求

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為也。百姓既為富者所兼

此富者之靡富，成此後廢亦以百姓振起之故也。豈

一人而百工之為備，方不相兼，故以彼之所怠，借此

則無為之畜化用，今欲為此畜貧富之法，其臣者予

而奪之，謂臣富者，今欲化之使貧，使而較之，既使之

成其功，徒以而富之，或空言其利而令得，父繫而伏

之，或加父罪而繫之，子必予虛爵而驕之，或空與爵

伏而破產以贖父也。

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富者先財物

利，今則官自收而消也。有祿禮我而居之。或有廢用財物，祿禮

之，而居時舉其強者以譽之。富而又強，則為之作聲譽

強即勝，下強而使服事。服行也，強者辯以辯辭。其有

者，則令智以招請。富而多智，則使招來而講講也。春

廉以標人。富而清廉，則堅強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

位。君能堅意強力，以乘上之六者，可以廣不能使之

而流徙。春通乘六不可解，意君以上六柄馭下，而下

能使皆亡之鄰也。堅強而乘，固為九以矯令，不受祿

李泌評跋行

畢連

劉魏評法制
俱非強入

沈維垣評真
性貴順習性
貴友

管子 卷十二

此謂國亡之郊。若不能使任上之六者乃可。故法而

守常。謂古法得其法者則。守常故而不革也。尊禮而變俗。流道之俗。上

信而賤文。文虛而寡。好緣而好駟。駟馬之壯健者。怯

惡者必亂。故棄之。喻姦人之雄。亦亂國當絕。春通好

緣。緣附上也。臣媚結以求寵。好駟。駟市僧也。大賈曰

駟。臣以功力市上祿爵者。一日緣人。情而制法。修其

教。不易俗。齊其政。不易宜。懸爵祿以酬能。不使大言

受小祿。小言受大祿。駟主市。其。此謂成國之法也。為

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戚親也。反者真也。順

反之。然後有成。民欲佚而教以勞。勞致於耕。民欲生

而教以死。死致於寇難。勞教定而國富。積財也。死教定

而威行。其致死則莫敢當也。聖人者。陰陽理。言法陰

外而險中。此則合陰於外。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

者傷其文。情盛則神滅也。化之美者應其名。實應其名。變其

美者應其時。事應其時。故變美也。春通。君司變者。不

化。故神運而情不可示。文昭而質不可表。反此兩傷

故善化變之主。藏實而應名。移事而應時。名以人作

時。以天變。其兆端微。眇而起用。不能兆其端者。菑及

大。此所謂陰陽之理。陰陽易也。故緣地之利。緣順。承從天

之。常失於幾。故災及之也。故緣地之利。緣順。承從天

之。指。指意也。當承。辱。舉其死。以辱。猶逆也。逆地。天開國

閉辱。若能開國以納善。知其緣地之利者。所以參天

管子 卷十二 十

沈與新評神
文不傷斯成
變化以妙合
陰陽

何俊良評辱
舉開國即從
逆惠地之微
意

揚慎評玩善
言開國門憂
辱辱求明祝
所謂開國閉
辱辱也也
辱辱也也
非舉則辱辱
一知人辱故
耳明祝知神
辱故辱無辱
舉

地之吉網也。知能順地之利則能參天地之吉網。承從天之指者動必

明。句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逆天舉事故公事則與失人同也。

道必行。公事則無擁故其道必行也。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有善言可玩故開國以納之也。

言可玩故開國以納之也。春演地利有定宜緣其文以參吉綱天道昭變化承其化以明動指此效天法

地之道也。失人以下則用人進善之權。陽明為祭陰

汗為辱。老子曰。辱為下。陽祭為生。陰汗為死。舉一善

人祭進而生。舉一不肖辱進而死。凡舉人于朝與衆

公之也。書曰。關四門。公則國門開。道進行而善言玩

私則奈其辱辱。亦既有辱當奈之何。唯在知神次者

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筭。當令巫祝知神之次秩以禱神而謝家小害以小勝大損因此小損以勝大

逆舉之罪也。家小害以小勝大損因此小損以勝大

員其中辰其外。既以謝過又當員中心無所專固也。

而復畏強長其虛。其有強大於已者則當長也。

正以視其中情。其於物也雖見外正猶未可信又當視其中情以驗之。

春通奈其辱辱於神。下難解臆之。尊薦神也。臣薦善於君。如祝薦於神。卑辱則其不善也。必使賢者陳善而薦之。如祝史明

神者必可以定國。然而國之利害常相衡也。安能必

利而無害。但使大小利害相準。取小以勝大。如擇禍

從輕是也。此妙智圓于中而善時應于外也。又強諫

者畏而受之。逆志求道。畏強臣儼一敵國。所以開門

而來善也。唯我內長虛其心而外正物以視其情。則

善不榮辱。瞭然中見所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教

以閉辱而無失人也。胡以備之。謂寇有至國門以塞百姓警備而擇天下誰敢教者事至于此如何救而可。

朱長春評塞
與開國閉
正一反
此為不能開

管子
卷之十一
十一

而臣有以自
極者

朱長春評強
與短是人之
剛明與短劣
不齊而欲立
齊之唯舉賢
以風故下俱
以用賢第二
應

之所者謂不為天下擇鬼之所當謂為神所擇人天

之所戴謂為人所而亟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得此

之人付其身而任之雖有寇賊無若我何故安春通

君門何嘗不啓國門何嘗不闢忽有塞則大如燭籠

而擅權當而拒賢也能為大奸非大德不足以勝

身而利國家也不如是門塞且主尊百姓強與短而

無救且眾附無以備之田常六卿且作

立齊國之若何謂寇賊既持強弓又執短兵列陣而

辭高予之名而舉之則歡悅也重予之官而危之與

重官則不避危也因責其能以隨之猶倅則踈之毋使人圖

之責知其能隨而在之則自課厲而猶踈則數之毋

使人曲之因不寵任而疎已者則數加恩義以悅之

之官皆民譽危之在艱圖大疎之數此所以為之也

之施不測之進退杜無形之偏怨

撫人若此可以德上大有臣甚大將反為害謂大臣

強與短兵之寇也臣且甚大甚大則吾欲優惠除害將小能察大為之

奈何言我且欲寬優此患漸除其害每見其小能潭

根之毋伐潭深也此以大樹喻惡也譬若大樹深固

事之毋入既才能誅且固事之深黜之毋涸其深情

常令見之毋不儀之毋助儀善也彼為不善章明之

毋滅當發明不善令人皆生榮之毋失謂生篡殺之

朱長春評固
事毋入言彼
勢方固我無
入挑之

柯潛評慮大
臣亦深思

趙用賢評好名之人必盡知竭能以于虛譽故使為民之長也

朱養和評不自犯自贍則于君民兩利

管子

卷十二

人。以上言化利。二者無事之待。本力者。使耕而食。未業者。使化而居。民唯三。農。商。之外。則士也。差異其等。以為民首。因官擇其使。以長民。譽擇其好名。因使長民。其有好虛譽之名者。則擇之。使為與利者之長。春通。欲在賢去不肖。好而不已。故簡視其不可任。以為等。而擇任其好名。是以為國紀。好名不已。財乃積。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積財之功未成。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後可。則無獨與之名。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承以獨名。眾共言此。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承致。既至。有獨名。又有言名。然後先其士者。之為自犯。人有士行。當推以為先。今反。後其民者。之為自贍。能自先之。是為自犯其過也。與利亦當先之。春國。今乃後之。是自為其贍。不憂國也。春通。士以道民。寧有自犯。民以養君。豈專自贍。兩

周元會評用集事之戒

岳正評三堯語隱而中

者皆法所誅。先士後民。責賢者重。輕國位者。國必敗。教化也。此節主任官義。故首士。通。爵位輕授。所用非人。國空政亂。春。疎貴戚者。謀將泄。疎貴戚。則有外。毋仕異國之人。是為失經。異國之非我族類者也。今而仕之。毋數變易。是為敗成。數變易。則其心異。此謂失國之經也。故曰敗成。大臣得罪。勿出封外。是為漏情。毋數據大臣之家。而飲酒。是為使國大消。飲酒於臣家。則威故臣強。則國消也。春通。懸怒不斷。三堯在臧於懸。返作。曾內泄。君臣為諱。捐體大消。三堯在臧於懸。返於連比。若是者。必從是。器凶乎。雖使三堯在臧。但懸亦不能守其物。亡必不返於連比之臣。臣既得之。終用樹福。則國從是。器敗而凶乎。器。即與字也。春通。連

管子

卷十二

楊柳朝高元
政悔

比此伍連帥縣都縣言雖三堯藏_{在里井之中}我不
 得用而任之_{人之云}。邦之殄瘁也_{故用人者本也}。
 政令者所流而治下也_{說曰上酌民言下天上施至}。
 尊譚議無賢本不正而下流沮_{故令不酌平苟下不}。
 治夫高下不相待則君子小人紛處旁雜倒_{逆而國且}。
 也高下不相待則君子小人紛處旁雜倒_{逆而國且}。
 有篡殺叛_{亂之禍}。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_{凶流而下}。
 藏不施必凶_{猶如尊位將反而未}能勝_{不平令苟下}。
 其本此位既不可得_{自然流而下者}也。不治_{凡始理下者必先能平令}。
 待_{自處其高欲下待}。此謂殺事立而壞何也_{兵遠而}。
 畏何也_{此謂殺君之事其既立而後壞}。民已聚而
 散何也_{人不自歸}。輟安而危何也_{神不祐故也}。功成而

趙用賢評宗
族國之蕃屏
若毀之則國
強兵寇遠而
不畏也
蘇軾評力不
可聚強不可
兼

不信者殆兵強而無義者殘不謹於附近而欲來遠
 者兵不信_{欲來遠者必謹於附近}。略近臣合於其遠者
 立_{略禮謂不繁也言於近則略之於遠則合之若此}。
 遠_{所謂制勝于朝廷不下堂而天下服}。國之起毀
 一日如略地之略_{臣近合遠兵出功立}。國之起毀
 國之族則兵遠而不畏_{先自疎國之宗族漸以至三}。
 威息故不畏也_{春通始祖建國必有法度世臣所出}。
 起也_{公則不啻廢宗族屏輔毀則不啻疏此孤國也}。
 遠兵且至_{國小}而條大仁而不利_{猶有爭名者累哉}。
 不畏而侮_{不量國之小好修遠大雖復行仁不遇}。
 是也_{其利而猶與他國爭名是必自累者也}。樂聚之
 力以兼人之強以待其害_{雖聚必散}。好自勉以聚力_{欲兼他人之強}。

用此以禦危，害如是。大王不恃衆而自恃，百姓自聚者，先雖聚，後必散。

供而後利之成，而無害。大王宜父為狄所攻，乃去幽之岐，杖策而往，百姓曰：仁君也。不可失，扶老攜幼而從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言太王雖有衆，不恃，但自恃其德，故百姓隨而聚之。供其所須而利之。遂至於成功，而無危，害者也。

劉勰評此之自恃非高亢也，故無害。

而謀泄，賤寡而好大，此所以危。言自疎已親，好交外人，雖企慕於仁，而所謀多泄，漏既賤且寡，好為衆而約，謂與衆為實取而迂大，凡此皆危敗之道也。

言讓。謂實取彼物於行險而言陽，於行實為陰密，利言更成，遜讓。

人之有禍，言人之無患。人雖實禍於言，乃為無患。吾欲獨有是若何，凡此獨君之事也。問獨有之何，是故之時。

陳財之道可以行。此句今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

後行。管氏言此乃古之陳設，致財之道亦可行。求於今，然利散於下，人則察而知之，置之於身，勿令遂而俗淳樸，乃以道陳財利之。下利而上亦利，是故名實兼收，無患世衰，利之途散而民之知察，以道陳以法令，民將不奉約必以身而行，所謂輕重轉化之術。君所獨操而密移之也。放身作而民效之，謂何以下政言其行，術政與篇修靡相合，蓋實取行陰利禍而乘人利，先上覺利而下贍利，是以曰放身然後行。

公曰：謂何？問所以長喪以黜其時，黜黜也。居喪者毀居喪之禮，使人重送葬，以起身財，重送葬則費用廣，皆黜黜之敗也。

重送葬以起身財。重送葬則費用廣，皆黜黜之敗也。

力作之財，日身財，一曰役其身，用其財，合下文。

會彥評因重喪而葬自不可輕。

人習為精厲，庶事不怠，故能起身之財。春通男女一

力作之財，日身財，一曰役其身，用其財，合下文。

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也謂一親往死一親來生此

謂衆約人皆親教之重葬可以起財故曰衆要之也

時此重喪禮也重喪因以重葬附身附棺廣費校心

不以天下儉則天下之物財身力皆起于用矣合親

約衆本先王緣人情制禮廣孝今乃以陽禮為借陰

財為用用非不合于禮也是侈靡費之道為殖之

術則絕聖大盜之問用之若何問用衆要巨瘞培所以使

貧民也瘞培謂壙中埋藏深培也貧人雖無美壘

墓所以文明也壘墓高美文巨棺槨所以起木工也

人習為棺槨則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習為衣衾則

猶不盡故有次浮也謂上之理猶有不盡也次浮謂棺槨壘墓之外遊飾也

差樊樊蕃也謂壘墓之外樹以蕃其有瘞藏謂古之

藏以金玉或以器物此指槨之次浮也作此相食然後民相利守戰之

備合矣方喪之時孝子荒迷或不舉大鄰里為食以

之時必誠力齊敵相餉如此則通相衛視恩情結固至於守戰

而不同法則民不困鄉丘老不通禮殊異則人各得其

觀誅流散則人不眺丘大也大老者各足於其所不

其親見如此則人安其本不眺望他所而歸之春通

喪葬資用通工易事日相食相利利之所趨安居樂

業賤里親上可守可戰而民不流殊俗異禮尊卑貴

賤之等也隆殺不同故民不困鄉丘老不通死徙無

出有流散則安鄉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

程敏政評詳
列衆要財無
所不用

朱養純評
謂恤親睦
之風

姚樞評井田
丘甸之法極
括盡

以留民俗也

皆令安樂鄉宅享祭先祖其有謠吟思於他所者則誅之或有稱舉號詠於他

鄉者皆誅之凡此皆欲留止人俗不令轉移

斷方井田之數

謂分入之地每斷定其方

而立之田數屋三為井

乘馬甸之衆

每一甸之衆數賦長轂一乘馬

也春通留俗莫如井田

制之陵谿立鬼神而謹祭

每大陵深

四匹謂之乘馬十井曰丘四丘為甸

皆以能別以為食數示重本也

人之

大小皆各有材能多者食衆能少者食寡故曰以能別為食數凡此皆重人本之事也春通喪葬以厚死

內之鬼神也陵谿以謹祭外之鬼神也唯神道之設足以約衆唯吉凶之用最以靡財此治幽者也能別

為食數則治明者乃王人奠祿之制從下土視農以上皆因能詔食者也食於官出於農農穀有所靡用

則本業不損而重

故地廣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君無餘

言不

修祭以餘地與餉也春通祿祭承上謹祭食數二老

重而尊之其用豐則國之所入厯供神人之用而若無餘

地與他若一者從而艾之

君受地與他同故曰若一者則

君始者

謂始為艾若

一者從乎殺與于殺若一者

言始受封之君本既無地故取先受君者彼或

不與從而殺之彼或自取與受而殺之彼自取與于始封者今與先受封者地均若也

艾若一者從于殺與于殺若一者從無封始

句王事

者上

句王者言從者先無封令始王事故艾取

上事

句 霸者生功言重本

諸侯既受地分則上事霸主隨政命以生立其功凡此皆為重

本也。是為十畝分免而不爭言先人而自後也

也十畝

張嶠評受地
之制井然

朱長春評官

司昭穆承上

祭神祿臣二

項以器事尊

鬼以戰事酬

功然而宗廟

之秩與朝廷

之後官不同

等云云故義

之上祖之尊

兩修無害是

以廟中之序

用聚以聯宗

姓朝中之任

謂十里之地每里為一畷故曰十畷若他國來分
勸勉而與之不敢交爭如此者所以先他人自取其
後春通艾治田也殺什一也寬之也從者艾是首與
功後相率而從辟治者亦從于殺什一所以廣勸耕
而盡地政也當從無封始為句王事者上為句王
者上事為句此制從無封而始王道以此為上事官
禮之司言國官禮昭穆之離離謂次位先後功器事
之治功有大小器有精麤尊鬼而守尊鬼謂謹其故
戰事之任高功而下死本事故戰士雖有高下之
也食功而省利勸臣無功則臣勸也上義而不能與
小利不可顧小利而移也五官者人爭其職然後君
聞官爭理職則國治祭之時上賢者也賢者居上為

用殺以等賢
勞國休各有
辨君道各有
適則為主之
不可輕也

趙用賢評此
以下至雖有
聖人惡用之
皆錯簡也

儀而已非故君臣掌祭者掌禮以行事所用其智謀
故曰君臣掌則上下均臣能行君事故此以知上
賢無益也其亾茲適祭祀之時非不上賢但庸臣亦
云上賢而不用其智謀與祭時適故曰上賢者亾
無益既不賢則動皆違理故茲適於危空
上之而已不而役賢者昌役賢則功上義以禁暴表
能用之也所以除去不尊祖以敬祖祖始也尊立祖廟所聚宗
以朝殺示不輕為主也謂聚會也小之封宗以朝於
之重載祭明置載行也言公將為行祭至高子聞之
者也明而置之欲人不知也
以告中寢諸子高子齊大夫聞君之將行故告中
寢諸子諸侯諸子之居中寢者

音讀問世
變入惡凡之
以不至
欲以實其

每正評鬼斧
劈空出册其
角

趙用賢評按
汚殺之事人
猶言屈已下
人也雖有聖

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冉饋常禮退朝常冉饋而中

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言何故不送公

也公言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索中寢諸

子而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人句諸侯

舍於朝不冉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公曰吾不欲

與汝及若若不欲與汝女言至焉不得毋與女及若

言至謂吾欲致諸侯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辯於

致諸侯婦人無豫於外政故自吾不為汚殺之事人

布織不可得而衣汚殺言然人必有所汚殺染戮者

人惡用之言
不下入則諸
疾不至雖聖
人亦無用也

不為已用故有布不得而衣言故雖有聖人惡用之

此者欲桓公立威以服諸侯也服者寡也后不用威聖人亦何能用準堯為匹夫不

能服三家即其事也春通中寢諸子一段前後不相

屬後靡不相關所以乾入為取意證耳曰不為汚殺

布織不得衣聖人無用之不為後靡變化財不得富

伯王無能摩故道新道定國家然後化時乎摩謂新

用之時而制法言能摩故道以新其事也故道謂先國貧

王之典刑成新道定國安家然後可以化時也國貧

而鄙富苴美於朝市國言國朝貧而邊鄙富饒若此

遺朝以市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國富財故富鄙輸

權利也其物莫如盡入於市以市人市也者勸也勸者所

不起本善農者能多致市利則自善而末事起不

朱長春評國
貧而利專富
千鄙商賈榮
上之而直有
其美如此則
上困國富而
下無若其鄰
邑蕭然則市
不通而人莫
盡知也如此

則下匪而究
上亦因此先
論富國然後
下及強兵

修本事不得立

後謂饒多也。未事不饒。多農事不給。故本事不得立。春通。本善為句。主欲。

與本之善。借未後以起之。未貨。不流。農穀無所易。滯賤本傷。

選賢舉能不可得惡

得伐不服用

欲伐不服。用必待賢能。春通。財富祿充。而後可選賢能。以伐不服。上言二事。此。

百夫無長不可臨也

若無賢雖百夫。之長無人為之。千乘有道。

不可修也

雖千乘之國。有道以用之。則不可修。營。夫。而伐之也。春通。修如左。傳修却之修。

紂在上惡得伐不得

紂在上位。萬人讐之。鬼神怒之。雖其旅若林。莫不倒戈。自伐故。

無有伐而鈞則戰守則攻

言伐紂者。力鈞則與之野。戰。攻守則固而攻之。春通。

兩戰不敵則弱守而強攻

戰。攻守則固而攻之。春通。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

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時也

言紂人苟且。雖。有于聚之夫。不。

尚彥賢民心
從好若此

立一社以統之。如此者為政之陋也。故武王舉。取

天下而有之。此萬代一時之事也。春通。有時與上然。後化時應。國自伐而人伐之。無築無社。則與紂之。萬

前徒倒戈。同一陋耳。故乘此時。舉而有天下。諸侯鈞。萬民無聽。雖使萬諸侯。鈞引於人。人必不聽。

德齊故七雄二百餘年不能統。一民無聽也。民去暴而歸仁也。上位不能為功。更制。

其能王乎。居上位不獨立其功。不更共制之。若此者。

我有勝人。緣故修法以政治道。則約殺子。吾君故取。

夷吾謂替。政不違於道。若此者可共謀要殺。君子之。

不當立者。吾君所以取夷吾為替者。為有此道也。春

通數言難解。按上言更制能王。此修法政治意在緣。故而更制以修。總應上摩。故道新道定國。然後化時。以此有道約諸侯。殺無道如武之伐紂。一舉取天下。

管子

卷之二

二十一

楊慎評以同
而久其日之
化立而至非
神所明

之時也。子字不解。王制雖大曰子。夷之也。有道王之
無道夷之。或是與。曰。有道治國。民所望而歸也。相
約殺其君而子於吾。如紂倒戈。然替也。更替也。
謂取夷吾。獻替之謀。改紀新故。以定國家。而成王業
也。曰。桓之意。主循。故仲之政。主更新。公曰。何若。問
故曰。君取故。而夷吾。謂替更之謂也。其日久臨。可立而待鬼
夷吾也。對曰。以同。以其德也。其日久臨。可立而待鬼

神不明。謂君子不當立者。雖久臨。其位危。不可
立而待。其享祭。鬼神之禮。又不能明也。囊橐
之食。無報明厚德也。此論桓公之隱。雖以囊橐之食
遺人。不求其報。所以明厚德也。

沈浮示輕財也。其散施於人。不顧其報。所以示輕財
也。不得其報。曰。沈。得報。曰。浮。或曰。祭

川日沈。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先立法象。與人定
浮也。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先立法象。與人定

從也。故為禱。謂先人禱。朝。春通。祭祀。縷綿。明輕財。而重
也。故為禱。謂先人禱。朝。春通。祭祀。縷綿。明輕財。而重

名。縷。帛也。言每於朝。置綿以賞。公曰。同臨。所謂同者。
賜。所明者。輕財。而重名者也。公曰。同臨。所謂同者。

其以先後智渝者也。所謂臣德。同君者。能先後於君。
其遇危難。則智謀變而通之。詩

所謂予曰有。鈞同財。爭依則說。假令財與人鈞同。人
先後者也。鈞同財。爭依則說。假令財與人鈞同。人

十則從服。若財十倍多。彼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若
則服而從之。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若

萬倍多。彼則變化。而無不如意。而民期。然後成形。而
故可以成功。而觀者莫能識之。而民期。然後成形。而

更名則臨矣。言人心期以為主。相與樂推。然後成形。
於以名前所服之人。則臨之。以為君矣。

春通。民期成形。而更名則臨。即其日久臨之說也。由
同而十而萬。由依而服。而化不識。則胥天下之人。心

同於我。而孚我。一人之心。同於天下。過則化。存則神。
如風雨寒暑。變於前。而民不知。出入作息。順於上。而

民不識。何不可更。而臨之。故由於同之本。其以先。由
於同之更。其以後。在知。臨大君之宜。化而謂之曰。識

沈與新評人
心推戴至手
不識則更臨
神矣

朱養和評變不可先圖

朱長春評諸問非問辭參亂與自亂相承言人君訪詢功情而為之事謀

管子 卷第十一 先後用耳。不識先後。不謂智。不智可更。渝者。更也。更同而臨。請問為邊若何。以問所禦邊。對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智觀也。邊者。兩國交。日有變。當應機而動。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未故。不可以常智觀。者。應机未發。且當循常而伺之。令人未當變而輒請為變。此謂先時也。更益其亂。故曰。是為自亂也。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謂參驗知其委。變之亂。然後以事任之。因其所。方百里之地。樹表相謀。而用之。此已上公問之辭也。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謂百里之國。自國都至邊。表。使通相望。其有寇賊之禍。丈夫則走而奔命。婦人則備食以給之也。春。通。樹表。如後世烽火。從邊外以傳內。外赴警而內。內外相備。以給外。故曰。相備也。

孔穎達評不重候人不私行人斯可以內事

楊慎評天地之道內以運

春秋一日敗。曰千金稱本而動。春秋種獲。尤為農要。一日敗。費千金。故為國者。必當稱本而動也。候人不可重也。唯交於上。能必於邊之辭。候人。謂謁候之來入國者。候人人國。或能與上交。必定邊境之辭。至國不易者。其可重也。春。通。周禮有候人。即候吏偵騎邊之交。與辭主之。能固交。無攜貳。能必辭。無溢言。其人貴。選不貴。濫得則成。羊陸之蹇。失起。更楚之爭。故不可重也。與不可不重。同。行人不可不有私。不有私。所以為內因也。行人使何而可。唯不有私耳。無私則意成。故能為國內成事者。也。春。通。可。不有私。為句。即不可有私。行人。兩國疆場。往來。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使人出境。必有所主。之使。春。通。使能。已下。上。察邊防外之事。其所主者。欲成內國之事。春。通。使能。已下。上。察邊防外之事。其所主者。欲成內國之事。使能。固內之事。安內攘外。備邊盡矣。萬世之國。必管子 卷十一 二十三

外大以合小
使內則役使
大則勞勞則
失寶使大而
一則大臣之
寶獲使其小
而分之以其
行大小得其
能則專專則
不惟大臣逸
而小臣亦逸
此治道之椽
而所由以升
者也則君亦
于椽升而已
沈維垣評喻
成功于賢良

有萬世之實。無萬世之實不能成萬世之國。春通必
因天地之道。天地之道順。無使其內使其外。應內而
情也。使其小毋使其大。春通天清陽在上資始地重陰
品也。有德在位居內而圖。棄其國寶。應小而失大事
大有能任職役外而任小。春通棄其國寶屬
寶也。今非理使之。故曰棄國寶也。春通棄其國寶屬
下句直至而聖爵祿國之寶也。弃而不吝以任大臣
必其人聖智足當之。故曰貴一與而聖小臣量材器
使。稱其能而與之。官則無溺職而小材皆可為道能
則專。二語大臣也。椽如漢椽吏之椽。佐吏小官毋使
踰尊。陵大踰則小害大。下侵上能官。官為官即主也。
主能用人合羣不守而自不散。以大統小眾乃
有長不然則人起為敵。此君亂合人羣之道也。使其
大貴一與而聖。稱其寶使其小可以為道。謂使其
大臣當

揚慎評輕重
若鈞前後可
為慈乎無銖
無兩何以為
輕故輕者非
無疑而可以

尊之。一與其事必無轉移。知此則舉能則專。專則佚
輒有成能立聖人之功。謂稱其寶矣。能則專專則佚
使得其能於事必專。椽能踰則椽於踰。椽猶梯也。謂
專則功成。故佚樂也。椽能踰則椽於踰。椽猶梯也。謂
凡欲踰越高遠必因梯而後能。若不因梯直欲踰之
則不能踰矣。然則踰因梯而踰矣。此踰成功必有良
臣賢佐然後事能官則不守而不散。官謂防禦之國
遂而名立也。能官則不守而不散。四國也。能有四
國之官則不有寇難若無眾能伯不然將見對也。謂
官直欲守之其眾必散也。眾能伯不然將見對也。謂
材能之士眾必能為之長。若不能長之豪
傑之人將來對已以兩雄角兩雄之為也。君子者勉
於亂人者也。亂君子者德民之稱。故但非見亂者也。故
輕者輕重者重前後不慈。輕謂臣人重謂君也。凡君
重重能制輕。然後慈惠之心油然而生矣。今輕自在輕
重自在重。或前或後不相交接。否之謂也。何慈之有

管子 卷十二 二十四

待上之稱量
但以輕則可
使耳重則極
善能測之則
重以全衡而
托國輕以得
寔而樂死

蘇軾評各賞
寬罰與帝王
信必過別

乎。春通輕重。即申大小使能之權。不別輕重。而全祿
之。國貧用乏。全賞之。善變為惡。以使人常。○輕重因
其人。或前輕而重。或前重而輕。非我有私愛也。故曰
前後不慈。輕者在下。進希爵祿。我操實而使之。下必
奮于功。重者在。上。名位已極。席寵滿志。我無從而起
輕。使之矣。故輕重必有齊。大賢重之。上。位。論道以經
邦。小材輕之下。秩。慕實而樂死。是以凡輕者操實也。
用人無全祿。全賞以輕重前後而已。臣須君食。故
必操君實也。以輕則可使。輕而操實。重不可起。輕。無
實。則輕。輕重有齊。重以為國。重者不限。輕以為死。道
不可起。使輕。可。母全祿貧國而用不足。欲全其祿。不以與下。
以致死。母全賞好德惡。凶使常。雖曰好德。全賞
逾貧而用。母全賞好德惡。凶使常。雖曰好德。全賞
逾不足也。若此者。敗亡之道。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謂與

葉水心評強
弱兩可恃

楊慎評外猶
遠兩言廣拓
之意

張榜評與私
則小與公則
大

合同人皆樂推。犯強而無私害。雖犯於強。乃以公義
故無私怨也。比也。為之若何。對曰。國雖強。令必忠。以義。雖強必德
也。國雖弱。令必敬。以哀。弱必免也。強弱不犯。則人
欲聽矣。犯雖輕弱。則人違之。春通忠義敬。先人而自
後。而無以為仁也。先人自後。大國禮。加功於人而勿
得。施功而不。所蒙者遠矣。蒙貨而匱民。所爭者外矣。
交爭無禮者。當遣之外也。春通先人而不以為仁。加
功人而不自得。則其量所蒙遠。而所爭外矣。外則不
則囊括四海。明無私交。則無內怨。私交。則不公。而
與大則勝。能親與大。私交眾。則怨殺夷吾也。使君私
國。故得勝。交者。夷

楊忱評關無私處綠葉發心滋

程敏政評小惠何如因良

吾之由故恐眾怨而殺之春通有德必有怨私交之
眾不勝怨家之多則羣殺春演殺不怨利不庸王者
之所以同天下惟無私也私出一人之欲無私令天
下之欲為欲賊孫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故人欲聽者我無欲以聽人欲者也凡人有所私有欲
一日先已而後入一日施入而求報兩者所索所爭
狹而無遠內而無外於天下何嘗無交無合而我私
於內比天下亦且知吾之私而內怨矣是以與小不
如與大之勝也大心者外公而無內私也故不令人
喜不令人怒亦不可得親不可得疏天下忘其德安
生其怨惟有欲而私交者交雖眾其遺于交之外者
更眾矣天下各逞其欲以攻吾之私是以明家譬而
亂賊起故曰怨殺夷吾何也君相持天下之
平造天下之福亦叢天下之怨者也可畏也如以予
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事
不奪其事則各安其業食無不足也春通予則私毋奪則公此謂無外內之患事

沈鼎新評事君如親則非但際以義矣

故也財食足則外內之患忘也君臣之際也君臣非有骨肉之親但以禮義相接也
禮義者人君之神也禮義在則君尊臣卑萬人以寧故曰神且君臣之
屬也以義相屬親戚之愛性也相親相愛性也使君親之察同索
屬故也索求也君親之於臣子同求其愛敬矣使人
君不安者屬際也使君不安其位者則臣但不可不
謹也臣無愛敬或化為仇敵故不可不謹之也春通
君臣義合非可私也其際交必以禮義為人君
之神而後其聯屬如親戚之愛出于性然此謂審大
同之公為求聯屬之道故也苟無禮義之紀君失其
神而與臣下比則屬不以禮而以際際者上下相與
但以位分之交而情義不孚也陵偪黨叛將起君將
安賢不可威威賢則邦國必萃能不可留材能當引用之不

揚慎評出水
方汨而人聚
之地美即及
之矣若江湖
則有不令之
來皆利前之
也人皆在吾
前而復有伺
患欲防患于
吾後則難矣
杜事者無事
可社也

通尊賢使能故坐論在朝廷君有禮接而杜事之於
無威陵宜力在邦國有收才而無留良杜事之於
前易也水出之汨也則甚易猶水之在島以烹之食
事亦不人聚之壤地之美也由是地美故人聚之也人死之通
擾也熟鼎相食而樂聚若江湖之大也人所以為君致死
樂土安居而老死若君量若湖水
之大無不求珠貝者不令也君之於人有所簡擇若
容納故也求珠貝之為也人必去
而不令之春通求珠貝屬上句江湖之大不令而求
珠貝者至君澤之大不令而下就養者歸祭祀饋熟
割烹皆熟祭畢旅酬政此時若遠熱則交解不處矣
為不可食而利之况又遺其利乎利在來求不須教
令逐神而遠熱交解者不處兄春通遺利君之於
敬之若逐神長之若遠熱其逐神者交解祭祀不敢
留處其遠熱也雖有兄弟之親亦遺利而去君之尊

黃震評事左
則拂民未有
危過而不始

趙用賢評天
地變患生成
不息不可流
停云

嚴莫與大誰
敢窺觶之哉
大事左

謂人君行事不得正春

中國之

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中國
謂得禮義之中國也弋取也中國之人見危國過君
不能用賢道為已用如此則過君之社主近於危也
春通中國即國中必與之養而其情合矣利則左矣
凡立君以安人也興王之主無不同其危亂之主無
不拂民舍其同而左之是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
之也弋謂取其能而法之如此必危社主利不可
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神亦不得其法不知神
謂陰陽不測之者也春通利人之所欲不可法而禁
故民趨如流水神無形與聲不可法而求故敬事之
如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天地施化日夜不息
地變不可留停故動化其故以就其新然
亦循故之四時周而復始無所易之也是故得天

朱長春評得
天化故而從
新得入散利
以同民天道
變化而有常
故高不崩入
心附利而合
衆故卑不可
勝聖人入君
一也法其化
精治身而緒
治國同其流
卑結民而高
守位神天之
用也利民之
趨也唯不可
留乃不可法

管子

者高而不崩謂得天變化日新之理故能得入者卑

而不可勝得入則衆歸之是故聖人重之謂重人君

重之謂重君也故至貞生至信貞正也謂正心生則

言往至綏句生綏謂急言私已今空以言往而至自

有道正生則信至言往則綏來皆不務以文勝情以

彌虛也以是能正衆非故多不能勝不務以文勝情文

生至合下為句君心正莫不正而天下信之此中孚

之化徒以至言為膠紛約束民且苦操切矣故生至

也不以多勝少主術約也不動則望有腐君子儼然

者如旬身行必令均平正直法制度量王者典器

柯潛評惟神
化故不可以
道

也理國之常器也執故義道畏變也君入執守故義以尊於

也所變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天地之極也

而動化變流弊天地之極理善莫大焉能與起而王則不可以道

也若能隨神化而起正有天下其所運用則不可

故者畏變而合天地神化者變與天地同極極則變

變則通通則王用之道不可以止山艮止之義也

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其人則與神往矣非其人尚

明無不用如此者可謂通靈合契與神往來也春通

務交多勝入者動於外者也用情少乎人者凝於內

者也主心無為百物自刑如天極不動象星自共是

之旬均可象其過化也然後以法制典器執故而更

新之變化通於鬼神而動靜合於天地經萬世而王

管子

卷十二

二十八

朱長春評非
仁智不能用
神將流散
而往

朱養純評生
之一字便生
利生欲生詐
生奸
揚慎評三賞
而固然若衣
食之待矣衣
食燕會小行
則俗久即禮
義賞不狗春
秋而別有神
用則民喜生
而又不敢冀
當必行則各

化不可止。以王道之原無止也。此為兼仁智而衣食
妙道用其聖人乎。非其人化不流而神與在矣。
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或幾乎不全也。親戚

可以時大也。謂時大聚會之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

立焉。人者難靜而易擾。故聖人處立人死則易云。死

無所為。不憂其生則難合也。生者有利欲之心。合而

為亂。故易云也。生則難合也。無防盛生姦謀。故難合

故一為賞。再為常。三為固然。謂一時行其賜人則欣

人以為常。謂至此時必當有賞。頌三為之。則以為理

固當然。無懷愧之心。春通此。又申私交屬際。歸禮義

應上。其小行之則俗也。若小行其賞。則人習之久之

則禮義。久而行厚賞。則人荷德故無使下。當上必

行之。無使下。人每至時承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

也。下既不希上。賞則專意於市。故商人皆移來入國

也。春通無使下為固然。必行。則下必盡功能。以重

上賞。故曰。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人自來市。非我用

之。此等秦末之談。春秋所不道。○一日衣食之於人

以下皆承上。神用動變。歸上下市交。以應侈靡之化

從其衣食之忌。而時為親戚之大。以習俗之小而失

禮義之久。則上可以祿賞。市羣臣之用。而下即可以

豐。後通商人之利。所謂移商於國。用人理財兼利之

法也。借財以鼓人。能即借人以通國。布故不擇鄉以

下。皆言商人貨殖處。使出入唯利無常。內發山林之

藏而外息市廛之居。此可觀利之流矣。即可觀人之

情矣。必上侈下靡乎。貴隆其錫。予賤通其廢。若是以

上下之交。其親于父子。而君臣之財。其化如商賈。唯

侈靡之神。用鼓動其貪心。究使侈靡之化。如商賈。唯

衣食此法之變之極也。不得則有徙移市邑之一端

即所謂忽然易事變而成名。此法變之小者也。一章

務盡能而與
上為市矣

沈維垣評借
財貸人二語
經國遠謀

楊悅詳描盡
商情

文義指歸盡此。犬不擇鄉而處，不擇君而使。商人常
 略借在術，主在利。來故不擇鄉，出則從利，入則不守。商人出國，唯從利，往
 又不擇君。則愜怯而苟免。國之山林也，則而利之。商人雖不為
 不為君城守也。於國猶山林也，隨取而得其利。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
 利則當容受而取其利也。市則衆聚，喧囂尤多，塵埃今使工商一族依之以為
 本。此亦處物之宜也。春通不中什二者，非吾財也。故
 曰二依。故上侈而下靡。得商賈之利。而君臣相上下
 其本。得商工之用，故依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相親則
 之意著上下之儀。不私藏，然則貪動，積而得食矣。積棘者，所為擁塞也。農
 藏財。然則貪動，積而得食矣。積棘者，所為擁塞也。農
 積塞其幸者，但得食徙邑移市，亦為數一。其有田邑
 食而已，無餘利也。

朱長春評極
言商人之于
利以比君臣
應上言利又
歸本篇後靡

劉總評能自得師

朱養和評取
人必以身非
虛心折節不
能

於市。此亦為費數而得一耳也。春通貪人必求利于
 市。故不敢妄動。如枳藩守而化居，各得其食。若輕移
 徙，必失利。向之什問曰：多賢可云。問多賢之
 二止得數一耳。鼈之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
 天。霜雪不能殺，是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能自治者，
 不聽於天也。從聖人而豈云哉。能自理，則雖聖人不能致，自斯之
 求之也。官材云之為夷，吾之聞也不欲強能。材能之士，心不
 也。春通強不服智而不牧。士之材，智上不服，則勿養
 人以不能。智不為我使，牧臣牧也。若旬虛期於月津，若
 其心。智不為我使，牧臣牧也。若旬虛期於月津，若
 出於一明，然則可以虛矣。匝一月日期，津明潤貌。君
 人之道當若每旬之虛而

任數自期以來日既至津然後出一明矣如此虛而
 任數理足自明人但虛懷接物賢才自至亦猶是也
 春通旬虛即朔虛天以寅申為天津首尾月死於甲
 生於庚政以朔虛參用而後明於如一以喻士不為
 用則虛名因而虛之即下阨而薄之也然後士習可
 一矣○一日日為君月為臣君道亢制臣道卑服故
 月常以朔虛為氣盈之用盈則饒也虛則詘也詘月
 以應日然後明生如一比于詘臣以服君上下之交
 一如此故月可虛而成歲臣可服
 而成治不可虛乃用下之阨薄
 所予則士云矣士之道藝則能阨而服之至人所與
言也春通高賢道廣則爵從崇不擇人而予之謂之
小才道阨則任從薄政論材也
 好人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好利遇入則與無所簡擇
審此兩者以為處行則云矣兩者謂不擇取與不
當

楊慎評凡欲
 善于人者必
 多自云士豈
 云哉然其飽
 霜雪而存清
 虛不强牧而
 月津明也則
 觀于其道窮

而養薄則士
 云矣

姚樞評總之
 節時于政一
 言苞盡政之
 大小

用此以為處身之行則其理可云矣春通不方之政
 好人好利非好賢也審為處行賢可論矣
 不可以為國謂邪也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靜謀
 節時於政與時往矣凡為節度當合於時不動以為
 道齊以為行守正不動以為道齊避世之道不可以
 進取苟避世則晦明藏用若陽者進謀幾者應感顯
 其事者欲進而為謀幾再殺則齊再殺則齊一殺尚有參差必
 理之動唯應所感也再殺然後可齊文
 王再駕伐武然後運可請也既齊則天下服故請
 王再伐紂也問壘數之運將陟帝
 位也陽者進謀以下公問之辭也春通方正蕩平王
 道也曲為偏辭為無用世安賴之政必法天隨時而
 節如生殺刑賞其大者生不動為道齊不一為行去
 其避世之亢要于經世之務謀進顯之幾感應之猶

沈鼎新評蜀
震于冬而成
行于秋精心
于虛滿者

也。然其時方寒。合而未看。將合。可以禹其隨行。以為
時。可以決斷。罰罪之事也。
兵。是謂事端。初見也。謂夏末初秋之時。寒涼方至。分
其多少。以為曲政。
時在天地。謀政在人。以人合天。必通於時之化。為化
中則守之。偏則調之。極則應而動之。精以治身。緒以
治國。謀于此矣。虛滿也。合離也。孤虛旺相。分至之候
也。強弱也。多少也。陰陽進退。長短之度也。皆天見其
時。君應其政。故觀于天地。四時陰陽之所尤。則外以
應邦交。而內以安存國。天人神鬼交感之數。盡于此
時矣。所以君民國三壽者。乘時而得天也。安危定傾
與天與人之說也。以智運謀。合時之變。以雜彙刃。用
時之殺。滿為感之。虛為凶之。合為實之。動之。其上則
二。至陰陽進退之極。物盛則衰也。其下則二分合散
動靜之中。氣長則消也。其元則一。陽乎陽出于地。以
時善貸生。殺萬物。道有極至。而運相變通。是以天道

復良評
色臭味俱與

聖人常守其中。偏則冬厚夏熱。陽厚陰寒。起于二候
之極。不調。而二氣之錯。相過矣。是唯王者。謹于日至
以察天運。而知虛滿之在。因布政令。而調生殺之謀。
用其中。則合而未散。以決德刑之事。相其偏。則將合
以馬。為春首憲。隨行為兵。為秋肅殺。皆從時運多少
之分。應之。委曲之。政其生也。殺也。非我也。虛滿合離
之所運。則時乎此。謂政與時往。陽進謀幾。應感是故
殺不害生。而殺以為生。再殺則濟。道如是。爾云再殺
者。運從陰殺。起陽生。又回陽生。歸陰殺。則萬物齊。請
天之神。用道之秘。符亦國之時。政難言哉。難言哉。請
問形有時而變乎。
甘苦之草生也。
其宜則酸醎和焉。
形色定焉。以為聲樂。
謂歲年多吉。對曰陰陽之分定。則
陰陽之分定。於吉。則有甘草生。蓍
是也。定於凶。則苦草生。蓍且也。從
謂從四時之宜。以酸醎之味。和而
而食焉。若春多酸。冬多醎。是也。而
酸。色青。醎。色黑。青聲魚。夫陰陽
黑聲羽。言定色。而生聲。

柯濟評惟聖人能補洩陰

進退滿虛凶時其散合可以視歲唯聖人不為歲

陽滿虛散合可視知歲之豐荒也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

或滿與虛萬人以通政事以贍民常

謂地見災變之處設地之變氣應其所出

水之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

天之變氣應之以正

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為沮

其亟而反其重咳

即此數之難得者也

葉震評數救災閃忽靡常此

其為沮敗也或纒有形而違反

者或連重滯疑入而不去者

必為句動毀之進退

謂五行之

應之也

唯守正以

之氣不能必

則為沮敗也

其為沮敗也

或纒有形而違反

者或連重滯疑入而不去者

必為句動毀之進退

管子

卷十二

三十四

發動而有所毀傷者或乍進乍退者

凡此皆災敗者數難得而知之者

此形之時變也

謂歲年之形有變也

春通王代天也

天時王政之所

節也

不日時有變而不常必循常以膠合天人之形

幾不應符而坐視以行盡聖人為無權矣

安云造命不言命也故曰唯聖人不為歲奪餘滿補不足

夫二至變遷甘苦草生此陰陽之相乘代而氣變極於斯

矣從而布五行於四時則五味五色五聲之空迭竭

還生其滿虛散合之進退乎

管子

朱養純評形
容氣極微極

之運不可人爭而可以人挽此動毀之功以銷進退
之應也洪範時恒在皇極之克繁露日月水旱勝救
在陰陽之縱數之難得形之時變而聖人不在數不
逐形以通其變此為奪補政事故兩儀倚聖人之調
為燮而六合恃
聖人之輔為生沮平氣之陽若如辭靜言欲沮敗平
至無形聲如餘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哀胡
辭言之靜者
得而治動災之餘氣潛然發動愛憐之氣已潛然而
動自沮平已下公問之辭春通沮止也靜也不必沮
其亟則當沮其平陽動陰靜沮動以靜然而餘氣愛
氣之潛而動潛而哀則皆陽候也胡治之氣母子相
生我生日餘氣生我日愛氣孤虛旺相之相乘相媾
未來者進而將則過去者空而衰矣治動者于此迎
其生而輔之即葆其元而舍之所以培上下相生之
符而制先後相克之害也太史之占歲運以啟王儲
之調贊以示道者之煉修不過五德四序之還宮音

程敏政評恐
懼修省何患
滄書

持其靜以治其動耳已微乎對曰得之衰時位而觀之得其沮氣
立分位而觀察之伯美然後有輝伯深思貌謂深得其美理
修之心其殺以相待既知災氣之所名則修德於心
之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當察災而德禳或禱故書
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為其無位不能相用春演滿虛
即孤虛王相之位其衰也生也其生也代也交迭而
勝迭而用也是故一歲之紀貞而元一月之周晦而
朔一日之候亥而子陰符曰天地殺機以其殺而為
生平上之常之為歲虛盈虛下之變之為反重補奪
修之心其精治也修之心而應其緒治也是以恩愛
交生聖功出焉觀于殺而得其氣得其機得其待待
之始含章為伯美待之積發光為有輝易曰美在其
中而暢四支發事業此之謂也天地之一氣分為兩

曾參評天地
大文不可倚

孔穎達評合
滿則故虛隨
之然終以人
制天

列為四。位為八。八風從律。八卦相生。一令當位。而泰
交為用。三分隔。八損益之變。造化故以生為用。爾不
生。幾于毀矣。八帝。八位也。一曰四帝。四神。夫五行之
數十。而布于四時。則入四時之序。母生子。而火于金。
則殺矣。炎帝。火位也。火不能生金。而待土以生火。無
也。無形亦無位。是以退火而進土。離曰畜牝牛。吉。其
象也。且夫火土同生。而同位。內經二火。與上而中。然
則天地之不盈于火。可識矣。火之不能為有。可識矣。
用天。之不欲其有。又可識矣。微乎神乎。斯以殺為
生。以無出。有之道乎。可與道者通。難為俗儒解也。
運之合滿安臧。易之所序五帝。謂伏羲神農黃帝堯
之中。神農所存。事迹獨少。則以不為位。以觀災處。氣
又不用。公問自今之後。運之合滿。何所藏隱。可得知
之乎。春通。無有合而不散。滿而不虛者。天地之運。有
所相人。有所聽人。有所不制於人。故王者之政。有為
運。謙有為應。變有為為。變之所不得回。則人代之數。不
得不尸於天。而王無術矣。詩書所載。聖人之遠計。良

朱長春評世
數未來之測
非運氣感爾
之說

沈與新評禮
移律感則農
傷則亂漸且
臣富而權歸
毋后退之章
怒言耶

法于世何不周。而世卒無有不移。天常善。而人無常
善也。故安臧之問。所以極變也。交氣之數。三五不能
回。是以屋社更祭。無時。誰迷于陰陽之患乎。圖
樹物觀風氣。以修省而弭禳。或祈永之道耶。二十
歲而可廣。十二歲而聶。廣百歲傷神。管子對曰。從今
下安寧。德義可廣。又十二歲。代將亂。而攝其
廣。又百歲之後。天下分崩。鬼神之祀絕矣。周鄭之
禮移矣。禮移。則則周律之廢矣。禮法移廢之始。在五
伯之終。三
家之命。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時既
廢於農事。稼穡之地。荆棘生焉。故草之屬。移變於不
通之野。春通。攘胡滅越。移中國之植於朔漠。南交之
野。然則人君聲服變矣。聲。謂樂聲。衆亂。則聲服俱變。
服。謂衣也。代衰。則臣富。故臣多
射。則臣有依駟之祿。依。稱也。代衰。則臣富。故臣多
養駟馬。及其受祿。又以稱之。

管子
卷之六
三六

春通三晉 婦人爲政 春通七國 母后之權 鐵之重及旅金 則母

后爲政 鐵者所以爲兵器 當重之 謂下流卑識不重 鐵反旅陳於金而玩之也 春通兵甲戰爭 鐵重旅金

而聲好下曲食好鹹苦 謂聲之下而悲者 食多鹹苦 之味者 婦人之所好 春通下

曲鹹苦 皆水 秦以水德 代周 歷三代 則人君日退 亟

既使婦人爲政 則百度昏人 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

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 更改也 國衰則神之祀改 其 所應祭國之稱號亦更矣 市

朝既交後 聖既作 故改其國號 春通 秦巡遊 勒石之祀 郡縣 天下之號 視之亦變 旌靡

節今變矣 觀之風氣 春通占風望氣 古之祭有時而

星 或祭星以祈風 有時而星燿 燿星之明 或 有祭明星者 有時而

朱養和評說 至更祀更號 倍資金滿可 危

燿 燿熱甚也 謂 旱熱甚而祭 有時而胸 胸遠也 或遠而爲來 鼠應

廣之實陰陽之數也 鼠憂也 凡此皆君之憂 人故廣 爲祈福祥而祭之 調陰陽爲物

也 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 言祭時爲物作美號 若 花落也 蒞物 益其光輝 是

故天子之爲國圖具其樹物也 春通術故悠助 其大 指承運謀所去 知安

色國之所存 以時事天 以天事神 以神事鬼 故歲數 移廢聲服 變神祭更 國號更 皆主運氣安危 以應虛

滿離合時 變之務 下言祭變 則事天 事神 事鬼 之說 也 周分野 午陽極也 過此 變則爲陰 故臣逼上 婦擅

主兵戈起而鐵重於金 聲下曲食鹹苦 皆陰位氣味 之變 運變而國隨之矣 祭有時星云云 舉三代之變

祭以表世運 夏祭闇曰星 殷祭陽曰燿 周祭日以朝 及闇曰星 燿曰胸 鼠應廣子爲鼠 晝伏夜出 應陰陽

之數 意二至祭耶 華落意 春秋祭耶 圖具樹物 兩應 此 此篇終 所以歸結于祭 謀在人 運在天 人可回天

楊慎評明視 疏趾之類使 其物藉美于 空也有若花 落又曰花落 于鼎彝車移 于荆棘與亡 佳對

不能勝天。天子合天道，調陰陽，殫時變，其謹祭祈，天永命乎。天命衰去，之則移矣。故後靡盡人事，以轉下之俗。尤必運謀參天，化以持國之衰。○陰陽之數窮於亥而始於子，子鼠也。一周天為一元。當王者革命，之正朔樹木生為華而殺為落，落而更生，則一歲之帝神更矣。當王者易世之建祀，即所云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也。圖具樹物，樹是山川壇，壇封樹之變。三社松栢栗之類，物是文章服色之易。三代青白赤之尚，此皆世代之更改，步改物之謂也。

朱長春評：此後世識數緯符之說，推昔代運之圖，加倍後天之法乎。恐五德所不該，洪範志所不載，陰陽家所不識，九流六儒又其誑矣。意未必管氏之書，其周秦之間游士歷世運而託為神說，夫談驗于事後，發徵於古前，術固懸矣。管氏雖智，臨談之言不能占三變人之必亂，五公子之必爭，其又迂而及王命革典之數耶。按古大人之器，惟卜筮年八百，世三十，周公定洛之符，未聞決於數數之

顯自亡秦者，胡而後始紛紛。新漢之交，其最著意周室尚文之後，天地之秘壹開，奇說異人，幻術鬼師蠡起，別有一家數學流傳，密授為後代緯書符命之宗，奉為靈寶。當仲之世，或已有遇之。如石室蘆灰之傳，得于秘藏，采本因自神其業。然而左氏至好奇也。後怪迂徵，應前定之談，不過曰卜曰夢。曰史曰巫曰妖曰神見神馮，未有及運數之計。則此必春秋之後，七國游客異端方士占候之家，鑿空依神以動世主，而自見奇內為神仙方術，外為風角望氣，又怪為九章五運，筭推緯驗至此。廣乃有不得知者耶。聖不語神，理不及數，所謂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可也。夢之中又占夢以求甚解，則惑矣。又評：後靡大奇矣。時出卮言，曼衍動人。又時與言吊詭欺入，不欲人且暮。如禪偈秘密耳，其連行儼儼，頗似莊子宿儒難解，免亦作者故為方駕兩行之。彼談道此談法，故異彼員而神博，此方而詭而細，其才亦異。政天地之間耶。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

管子卷十二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管子, 卷十二, 終, 美濃, 武欽, 繇, 聖, 謨, 父, 校]

